

岸橋墩上石框上刻着“I.K. Brunel, Engineer, 1859”幾個字。據畫家說，小時候很懷念火車在這座橋上通過的情形。却不意在這座橋建成百年紀念日時竟被邀請畫一海報，頗為欣慰。

另一幅是“Locomotive on wheels”，這幅畫是在大碑（Derby）機廠中畫的。顧紐說當他到達廠內時，機車上部都已裝到輪子上，他想恐怕畫不到了，他向大碑的廠長表示他滿懷的失望。於是廠長又下令將機車上部再吊起來，掛在那裏，等他畫完再放下來，看了這幅畫，就像我們五十幾年前在鐵路機廠裏實習的情形。

另一幅的名稱叫“The last of thoroughbreds”，畫的是一部4-6-2式“Clun Castle”機車。機車上部是綠色，我想是L.N.E.R.的機車，當時應該是跑快車的能手。但既稱the last of thoroughbreds想不久即將遭遇到淘汰的命運。

另一幅是“Clapham Junction”及“Memories of Willesden Junction”。這二個車站，多少有些似曾相識。Willesden Junction兩輛機車畫得很近，機車也顯得很大，好像是主體。Clapham Junction則車站畫得很大，軌道縱橫，機車也有六、七輛，但顯得稀稀落落。

另一幅叫“Forging Ahead”，畫的是一輛4-6-2式機車，漆的綠色，編號是70,000，但機車名字却看不清楚。據畫家說，這種機車是第一次上畫布，他說他覺得能有機會記錄一位“King”在短期使用的日子裏，也很高興。王元衡兄或許有興趣查證一下這編號70,000的機車究竟叫什麼名字。

另一幅名叫“Autumn of Steam”。「蒸汽之秋」，僅此名稱，已令人有落漠之感。機車好像是個4-8-2，應該是較為後期的。機車畫的是褐色，軌道旁邊，雜草叢生，意似在憑吊蒸汽時代已在過去。

看了這些畫，雖是一鱗一爪，也可顯示在某種時間構架內，發揮過任重道遠的精神，也算是功不唐捐。

臺 灣 初 旅 (五)

陳 廣 沅

(2)住臺北焦先生家

十月卅日（星期日）中午，揚州同鄉會約在臺北市中山堂復興廳午餐，到者四桌同鄉，一時揚州俗話，聲震屋宇，與我最熟者有葉秀峯兄弟，王敏慶、楊祚杰、周紹成、凌紹祖、張繼傳（揚州鄉訊新聞總編輯，時通消息，但此次見面為第一次），王文漪（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周秋如、唐叔眉、沈康士、宋琪、葉樹滋等濟濟一堂，惜杜翁老前輩早故無緣親聆教誨，吾鄉仙女廟除楊祚杰兄外尚有數人，談起家鄉為米木交換站，生意興隆，聞最近大陸興修水利，萬福橋改建水電站，中洲島完全燬滅，我母產我之舊宅舊島，已不存在，故我如同鄉也無家可歸。又聞揚州城改稱揚州市，仙女鎮改稱江都縣。鎮南江家橋一帶有東西公路通揚州、泰州云。揚州人僑居臺灣者甚衆，皆對地方國家有供獻，個人對此引以為榮

會後由內姪女陪同去老友譚嶽泉家探視。譚先生為我在浙贛鐵路、滇緬鐵路同事多年，彼為總務處長，我為機務處長。鐵路所設各處如工務處、機務處、運輸處、材料處、會計處皆為技術性，各有專門科技人員負責。惟有總務處、負責文書人事與政府機關接洽以及其他非技術性事務，頗具政治性，非技術人員所能處理。譚先生湖南人，大學畢業後即處理政治性事務，文字清新，魄力雄厚，聲音宏亮，識人甚多，而談吐得體，應付裕如。局長杜鎮遠（交大校友）為土木工程專家，對外接洽全靠譚先生大力。日寇侵華最盛時中國沿海各海口以及東南亞各海口如越南之西貢，緬甸之仰光，甚而至於馬來亞之新加坡皆被佔領，外來抗戰器材以及鐵路器

材皆不能進口，滇緬鐵路停工。適陳誠（辭修）先生為湖北省長，召譚先生為建設廳長。重慶國民政府移退臺灣之前，陳辭公被派為臺灣省政府主席，陳派譚先生負責公路局長，整頓舊有公路建設新公路，政聲四達有目共覩。其夫人以其長才建立一國民小學，年年發展學生達數千人，為教育界之名人，在臺灣創立時期賢夫婦厥功甚偉，我久處國外雖常通信但不能見面領教。他們的子弟早到美國深造成功，在各大公司服務，譚氏夫婦每到美國探其子女，時常到我住處傾談，多年濶別，能屈尊教我甚為榮幸。先生在臺北住市中心仁愛路四段仁愛大廈六樓，有電梯；進門後見四壁壽幛壽屏鮮花鮮菓方知譚夫人最近八十上壽，想正壽日賀客盈門異常熱鬧。譚夫人兼有些微心臟不適，本在波士頓愛女嘉陵家休息，正壽前數日由嘉陵小姐陪同飛回臺北，長途飛行，夫人已覺吃力，到家後又有數百親友升堂拜壽，體力不支，心臟又有不適，急入醫院診治休息，幸經過良好。譚先生謂國民小學事早擬辭退，奈教育局對繼任人選非常嚴格，一時尚不能脫手，甚為扼腕。我因譚先生心緒不寧，未能久坐，祇與攝影而還，內心頗念其近況，祇得遙祝平安耳。賢夫婦為國宣勞，政聲四播，所有子女皆有成就，子孝孫賢，可敬可佩。其婿陳正偉（嘉陵之夫）係交大1961年畢業，原在波士頓王安電腦公司為工程師，聞現已辭出自組電腦公司，獨立經營，前途無可限量。

十月卅一日中午，鐵路老同事田定庵先生在木柵家中請吃午餐。此地不易找，而且舊居拆毀改建新居，更不易覓得，就請姪女王忠濂同去。計程車到時找不到門牌，幸田先生在街頭守候，看見有人尋覓門牌，彼此見面，由他領路進門。原來他住的房子曾有照片寄我，內有一大走廊非常寬大，廊中擺酒席吃飯，今所見者為一公寓式住房，大廳即為飯廳，外有臥房、廚房、洗澡間，亦甚寬大舒敞。時適中午即入席吃飯，我知田兄喜酒，故由飛機上帶來白蘭地一瓶。席間除我與王姪女外，尚有田之酒友某，二人一頓午飯，將一瓶酒「飲勝」真了不得大量。一桌酒席完全由其二太

太自做，臺灣太太烹調手藝高明，三十年來田先生享福不淺。田先生原配為家鄉通州人，我們在浙贛、滇緬同事時是通家之好。大陸赤化後，我家在香港九龍清威道，田先生即住在我家，田太太前到港住一兩個月後返大陸，她生有五、六個子女都未撫養成人，田先生去臺灣，田太太有責任在身，未能同去，從此分離，未再見一面，田先生到臺北，獨身居處，不無寂寥，就與現任太太同居。此太太原有二女，與田同居又生一女，都撫育成人，有二女已大學畢業，正在美國深造，尚有一女隨侍在側，長得苗條美麗，花容月貌，老夫婦愛若掌珠焉。田先生為會計專家，為張嘉璈先生之得意助手，浙贛鐵路資本係張先生在中國銀行時所籌劃，當時即派田先生為浙贛會計處處長，繼為滇緬路會計處處長。滇緬停辦他到臺北為中正書局副總經理，現已退休養老，一生理財，生活恬適，真福人也。

田家出來，又由王姪女陪去仁愛路四段訪問老友莊漢開先生。莊先生係浙大電機系畢業，我在津浦北段天津機廠時，他在津浦路浦口電廠翁廠長存齋先生處為工務員。當時我們並不認識。七七事變後津浦路亂，他轉到重慶兵工廠俞大維先生處服務。國民政府在南京未遷渝時，俞大維先生為交通部長，莊先生為材料司司長，我當時為浙贛路機務處長，常因材料問題須到南京交通部與莊司長接洽；他年輕能幹，說實話無官僚氣習，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於是變成至交。不過那時由杭州去一趟南京並不簡單，鐵路每天日夜有日機轟炸，不敢乘。幸有京杭國道剛剛完成，還沒有幾段有柏油路面，但日機夜晚不炸公路，因為雖有公路並沒有幾輛汽車行走。我每於下午五時後由杭州啓行，十時左右到達，那時南京地下室以鐵道部的最堅牢可靠。到後即在地下室與莊司長作長談，有時第二天白天見俞部長報告經過。下午六時後啓程回杭州，有一次車經句容有警報說有敵機在上空，隨即停車熄燈，等解除警報後找小旅館暫作休息，一早即起身回杭。日寇好怪，不常炸杭州，大概他們想留好風景區作為日後自己享受之

用。如此就與莊先生結爲至交。勝利後還有二三年功夫我同交通部接洽救濟總署及民用航空隊事務，與莊司長來往甚頻，因與其夫人亦認識。這一次到臺北本想探望其夫人，因事前聞其夫人臥病不起，時以爲念！我妻死後承莊再三慰問，來臺後必須親去慰問。當日去時適爲午飯後，我須午睡，他遂帶我入他臥室，路過一房見有醫院床上躺一病人，我返首向莊作問話狀，彼即頷首，未出一言，我去臥室時見有一護士來病床探望。余即辭去臥室午睡。半小時後與莊談夫人病況。彼謂伊已臥床不省人事者三年於茲，每日三班護士，二十四小時護理，費用甚高。「余每日在家守護不敢出門，倏忽間可發生變故！」每月開支除彼個人食用外，醫藥護理費至少兩千美元。子女都成人在美工作，最近次子被公司派來臺北工作，在家住，可以幫助照料！無任唏噓。先生在家整理舊作翻讀新書，偶與好友通訊，有目疾不能多寫讀。在家辦理航空公司代理人，有收入，不足用，幸在初到臺北時購有廉價地段，現在地皮上有收入彌補開支。談到俞部長大維近況，據稱身體不適，見面亦不能多說話，甚至不能認人。晚留吃稀飯後，仍由王姪女來接我回焦家休息。

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半立夫兄請至兄弟大飯店十四樓薔薇廳吃法國大菜。故上下午均可在家休息。午十一時半余若陶學長仁長請至國賓大飯店吃自助餐，菜肴甚多甚好，客人不多，正可藉此談話。余學長對易學甚有興趣頗多研究，我的「談談易經」曾經他修正校對並賜以序言。此次見面爲第一次，方知其爲交大1934上海畢業，與錢學森、費擘等同班，他原在公保服務現已退休。本日有兩位陪客，一位是哲學博士陳怡魁先生，一位是臺大畢業中醫師陳美惠女士。兩位都對易經八卦五行有深奧研究。怡魁先生有兩大著作，一爲「陽宅學」以八卦五行計算陽宅方位、廚房臥房等方位，定主人之吉凶壽夭，說明異常詳細，共1400餘頁，厚逾二吋，費時十餘年，真洋洋大觀。另與陳女醫師共費七年時間合著一本曆書，自民

前50年1862年1月起至民國200年2111年12月止，所有每年每月每日之干支，廿八星宿星期一、二，月大、月小等及陰陽曆並列。250年之陰陽合曆，並由陳女醫師將干支應用於鍼灸學上。全書共一千五百餘頁，厚亦二吋許，兩本共重五公斤，送到時郵差親送上門，因郵箱無法放入也。拆看後敬仰之忱油然而生，佩服之至。我雖對易經有些微皮毛知識，對於陽宅吉凶曆書制定方法，則一竅不通，祇好恭敬保存，俟另訂日程細細研究。兩書訂價共約爲臺幣壹萬元，合美金250元，如此高價之禮物，真平生萬幸也，祇好另外鄭重函謝兩位高深智慧之學者。

下午三點赴三普飯店晤胡光煦先生飲咖啡晤談。我們差不多同年，比我長一歲，清華畢業，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高材生。他聰明早熟，1919年即學成歸國，時年纔22歲。年輕時，人稱爲神童，他先回原籍四川，曾在津京滬渝致力工商事業逾50年，在其所著「波逐60年」一書中評述經過。退休後在臺著書立說：第一冊爲「中國現代化的歷程」，第二冊爲「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還有第三冊專寫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我國人士達四百人之衆。他是我所認識的清華友人中畏友之一，抗戰時我們在重慶相識。他與尹國埔（仲容）同爲聰明才智之士，有魄力，有膽識，勇往直前，努力奮鬥，爲國家社會建樹殊多。晤談約一小時許，又應邀到隔壁雪糕店吃芒果雪糕，爲平生第一次所享受，所謂「鮮果不甜」者又經改進躍爲世界之最高峯。事在人爲，有志者事竟成也。

六時許與焦先生同車去兄弟大飯店赴陳立夫先生之晚宴，賓客除我二人外有葉秀峯夫婦、葉學哲夫婦、朱良箴夫婦（朱夫人即我之內姪女王志謙）其幼子陳澤寵夫婦，以及其秘書宗潤身先生。陳夫人孫祿卿因玉體違和未到。飯堂甚寬大，顧客亦甚多。席間立夫兄約我到天母四路他家去住幾天，我允三、四兩日移住（王姪女）朱家，五、六兩日移住天母他府上，七日回住焦家，八日由焦家去飛機場飛回洛杉磯。

十一月二日上午無事，焦先生陪遊故宮博物院，院址及建築皆甚宏偉壯麗，五層樓。首二層展覽古代名人字畫，三樓以上皆係石器銅器鐵器玉器等。先在底二層欣賞字畫，舉凡真草隸篆皆為名人親筆所寫，畫軸有山水、人物、草蟲、花鳥皆神采奪目，不忍驟離。焦先生步履甚健若無其事，我則越走越累，越走越慢，看完兩層樓後焦先生仍催上樓去。他每日早晨練拳練劍二小時，筋骨強健，我恐太累不能如命而還。中午尚須去城外新莊鎮楊祚杰家午飯。屆時仍由王姪女雇計程車親自送往新莊鎮中港路五守新村楊家。送到後她還再三關照在座友人請送至焦家方別去，後輩照呼老年人真無微不至也。

五守新村是總統府職員眷舍，原為一層樓平房，計百二十餘戶，樓上臥室樓下廚房客廳飯廳，四周種有花木。一家夫婦子女住頗合用。後來改建四五層樓公寓式住宅，鋼骨水泥涼台，更加寬敞舒適，但沒有花樹。楊先生未加入改建，將屋旁空地闢為花園種花以愉老。楊祚杰先生字次翁，揚州仙女廟人，與我為真正同鄉。雖常通訊但此次為第一次見面，他在抗戰時曾在家鄉打游擊吃盡苦頭，勝利後主持黨務，直至城陷，輾轉自香港來臺，從事黨、政、教工作，退休前任總統府科長，先生中文造詣甚高深，現為揚州同鄉會鄉訊雜誌主編。自1945年至今共20年未嘗中輟一期，揚州同鄉賴以聯絡，厥功奇偉，揚州同鄉亦自慶得人。廿年中先詠「憶江南」詞百調。其自序云「前七十首咏揚州四季三節之民俗，後三十首為各鄉區之景物，彙西湖之名勝，及地方之特產與娛樂，俾使吾人有所回憶，後輩有所嚮慕。」茲引其第73首「仙女廟」序及詞如下。

「揚城之東十八里，地以廟名，有小洲狹長若龍，故又名（龍川）。所居氏族有姜、史、凌、王、施、趙、梅七大姓……交通四達，水陸咸便。北抵兩淮，南渡鎮江轉京滬，東達南通，為蘇北公路之中心，昔為米糧之集散地，嗣木市亦旺，商賈麇集，浙皖贛鄂粵諸省均建有會館。洪楊之

亂，曾國藩大營曾駐此，因軍需不濟，創設釐捐，乃至通行全國，國民政府成立後始廢。」其詞曰：

「龍川地，有廟女稱仙。七族聚居輸米木。四方通達集商廬；曾帥創釐捐。」

百首完成後，又接詠「揚州竹枝詞」百首。其自序云「此作以近代史蹟為主……而以北伐，抗戰為重心，舉凡地方榮華大事而為余之耳所聞，目所覩，身所歷，與夫憶所及者一一付諸吟咏……力求通俗，避艱澀，捨古典，用方言，引俗諺，務使童孺易解，雅俗不棄。」茲將其詠易君左「閒話揚州」竹枝詞三首及註語於後。

「只因避寇樂優游，小住無聊弄筆頭，那管邦家多難日，一篇閒話說揚州。」註云「蘇省教育廳將部分文卷暫移揚州中學，派易君左司其事，易因獲賞彙西湖諸名勝乃寫〔閒話揚州〕，但對揚人生活率多失實，引起各界之公憤。」

「却道全城無一樓，通衢雨後可行舟。若非惡意存偏見，定是眼空缺兩眸。」註云「易文中有謂：在揚州你如發現有樓房，我出一塊錢，發現兩層樓，我出兩塊錢；以此類推。又謂：下一次大雨，通衢便可行百石之舟。全非事實。」

「論俗采風信口誇，登龍有術筆生花，管中窺豹侷全體，堪笑先生井底蛙。」註云「易作閒話揚州圖出風頭，惟以挾有成見以偏概全，措詞侮蔑，下筆輕率。經揚人羣起質論，並訴之於法。易自知理屈登報道歉，辭官毀版，以寢其事。」

先生元配已辭世，現在續絃夫人係新疆迪化人，年六十，面豐腴，體強健，一口國語，烹出一桌好菜，皆揚州味，想係楊先生親自教導者。屋後園地甚大，有各種花木，尤以建蘭、茉莉、美齡蘭、桂花、桃花等應有盡有。偶見空中木架上開數朵紅花，妖嬈迎人，迎風飛舞。先生曰：「此

成都芙蓉花也！」更凝目注視者良久，蓋八十年來慕羨其名吟咏其名者久矣迄未一見也，今得此寧非眼福？席間皆揚州同鄉談吃談花談風俗人情，引起念鄉熱情，頗冀有生之日再回鄉一觀鄉土人物也。下午三時許，有同鄉高君三立雇計程車送余返焦先生家，作家鄉回憶者久之。

(3)住內姪女王志濂家

王志濂是先室三兄之女，幼與其兄王業晉皆生得美嫩可愛，先室酷愛勝己出，抗戰內亂時，離多會少，大陸赤化後，業晉未遷，志濂與其未婚夫周厚樞（星北）之子同去臺灣讀師範大學。聞某日在化學實驗室中出一險事，臉手及半身灼傷，不知係硝強水傾倒全身或酒精燈傾倒失火所致，入院醫治休養好久方痊癒再入學；時周子已另有愛人。她後來與朱良箴結婚；聞同為梁實秋之弟子，相愛甚篤，生二子皆學成結婚，老人在臺北服務可以就近侍奉父母，老二夫婦同在 UCLA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深造。朱本人上午在英文報館工作，下午在市政府任英文秘書。志濂已退休在家主持家事，現住祥雲街「挹翠山莊」。當日遷居時曾函告，我一見地名就覺可愛，富有詩意，想像中必如仙境。今此搬入，環境十足怡人，攬台北眺山谷外，台北全市在望，後面山巒圍繞，遍生竹木，碧翠籠雲，誠如想像中之仙境，兩位文人得此享受亦前生修得者也。可愛。

挹翠山莊在半山中有公路公車來往，亦有計程車可雇，公寓在三樓，有昇降梯頗便，內有大小臥房三間，大客廳，飯廳、廚房及浴室各一間。現在兩子學成外住，騰出大客房，我住客房甚敞亮安靜，又因高在山中，無空氣噪音之污染，夜間睡眠甚安，朱君早出晚歸與我少見面，終日飲食休息由姪女安排極妥適，天氣亦乾燥和暖，「此間樂，不思蜀矣！」

臺北人遊香港

龔 瑞

入 境

東南亞旅行最後的一站香港，這東方的明珠，但在飛機上俯瞰，只見幾十座光禿禿的海島罷了。然而在地理上位置重要，加上大陸幾十年來的動亂不安，乃造成此處畸形的發展，這全是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淚交織的結晶。

進得香港第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移民局華裔職員態度的冷漠且傲慢，對臺灣來的遊客似是故意的給一點「顏色」看看，我們旅行團三十人，走到了證照查驗出口，他們叫照次序排成兩隊，但是沒跟着給查，等了好一會才來人，一個個慢吞吞的核對，等的令人惱火，而旁邊年青的職員八、九個圍在一起縱聲的談笑，也不來幫忙，簡直是在向我們示威，於是就請隊中的韓小姐給照張像，燈光一閃，他們警覺了，高聲的叫此處不准拍照。我聽了向前走近質問道：「英國人在此處有公告嗎？你們曉誰！英國人講理的，更講績效的，看！我們這麼多人等待入境，而你們八、九個閑着不來幫忙辦事，這是英國人願意看到的嗎？此地是國際機場、辦公場所，你們當成了茶樓聊天，英國人允許這樣做嗎？走遍了各地的空港和海港沒有像這樣不講績效的！」說着有位肩上跨兩條藍杠的職員聞聲走過來，這些人纔以最快的速度各回至本位。我立刻說：「請問閣下是這裏的領班嗎？」於是把以上的話義正辭嚴的重述一遍。此人態度尚好，欠身說聲對不起！可是這樣一鬧，旅行團的同伴們，可給嚇住了，生怕他們老羞成怒